



A4
值班主任/曹健
主编/张惠宁 美编/林婧
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

海南日报

定安县雷鸣镇梅种村长眠着三位为抗日捐躯的烈士：周春雷、许如梅、王昌文

可歌可泣三烈士

本报记者 丁静

大树下，三座坟墓一字排开，簇簇低矮的野草像插在坟前燃烧的香火。
在定安县雷鸣镇梅种村，长眠于村前大路旁的是为抗日捐躯的三位烈士，他们的名字至今被人传颂：周春雷、许如梅和王昌文。

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、副研究员崔开勇说，梅种村是定安县革命老区，周春雷和许如梅同志在梅种村抛头颅、洒热血，而王昌文同志则是梅种村人，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志士。

会合

1943年秋天，在老乡的带领下，一个女人瘦弱的身影穿梭在乡间小路上，一次又一次机警地避开敌人的岗亭、炮楼。

那一年，她剪着利落的短发，清秀的脸上，露出温婉的笑容，24岁的年纪让她看起来精神又有活力，但眉宇间却隐约流露出同龄人少有的刚毅。
许如梅一路从当时的文昌县昌洒乡向定安县梅种村走去，虽然最后在梅种村长眠，但这里并不是她的目的地，她要赶到万宁县六连岭根据地接手新工作。路上日伪军太多，在路经定安县时，她决定在梅种村抗日堡垒户王广虎家里暂住一宿。

巧合的是，时任中共定安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的周春雷，带领骑壳班二十多人也住在梅种村。他们是从内洞山出发到雷鸣乡指导工作的，还担负着购买药材的任务，要购买人参、牛黄、麝香、熊胆等山上紧缺的药材，为琼崖特委副书记林李明治病。

周春雷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拘禁于琼山县府城监狱。1936年，周春雷任狱中党支部书记，在狱中跟敌人展开斗争。1937年秋获释出狱后，历任琼山县委书记、定安县委副书记，曾协同琼崖独立总队袭击了墟内据点，配合琼崖特委开辟内洞山抗日中心根据地。
许如梅1939年参加琼崖独立总队后，曾任随军服务团副团长，琼崖妇委会委员等职。经常与周春雷等同志一起，转战在琼文地区，开展抗日活动。

老战友重逢，格外高兴。更让他们高兴的是，通过老乡的帮忙，几种药材都买到了。周春雷决定次日清晨带许如梅回内洞山，然后再将她送往万宁。

陷阱

岂料，此时梅种村里，有一双邪恶的眼睛盯上了他们。
“这人就是认贼作父、投靠日寇的王瑞杰。”梅种村80岁的陈玉香老人记忆深刻，她和梅种村另



定安县雷鸣镇梅种村埋葬着王昌文、周春雷、许如梅三位烈士。 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外6个阿婆断断续续地回忆着周春雷、许如梅受害的过程。

王瑞杰为了向日本人邀功，多次寻机要杀害共产党党员。早在1943年初，王瑞杰就以宗族关系，企图引诱时任定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的王平到他家吃狗肉，并打算趁其不备，机警的王平看透他的这份虚情假意，王瑞杰的阴谋未能得逞。

不甘心的王瑞杰，仍时刻在探听共产党党员活动的消息。这天，王瑞杰探听到特委和县委的领导住在村中，他认为讨好日本皇军的时机又来了，便使他十四岁的儿子到周春雷等人的住处玩耍，从而探听其活动。

傍晚时分，王瑞杰自以为已十拿九稳，他偷偷溜到雷鸣据点向日军报告。得意洋洋地对日军中队长说：“皇军，有消息了，梅种村来了二三十人，全副武装，听说里面有共产党的头目呢！”

日军中队长听后，在屋里绕了一圈，喃喃地重复道：“二三十人，全副武装，难对付呀！”王瑞杰看到日军中队长有点犯难，就上前附在他耳边叽咕几句，日军中队长听了表示满意。

当天晚上，秋高气爽，皓月当空。王广虎和几个青年坐在树下乘凉，隐约看见有个人影在他家屋外

晃动。王广虎觉得蹊跷，便向周春雷报告。

听了报告，周春雷不以为然，他自信梅种村是革命村庄，多次住在这里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。同时，他在想是不是村里青年人找借口，不让他们留宿。殊不知，那几个身影正是日伪派来侦察他们动静的人。

半夜，周春雷派出骑壳班出去执行任务，只剩下周春雷、许如梅、交通员梁安利和雷鸣乡长王琼民四人在王广虎家。

鸡啼第二遍，雷鸣据点日伪军一百多人，由王瑞杰带领，偷偷走到梅种村，敌人布置十余人防守村前，重兵埋伏在村后。

牺牲

“砰砰砰。”急促的枪声在梅种村宁静的夜空中回荡。

周春雷、许如梅等4人听到枪声，知道情况不好，便拼命往村后撤，没想到却中了敌人声东击西之计。当他们四人跑到村后的坡田坑时，遭到敌人机枪的猛烈扫射，周春雷中弹牺牲，许如梅肩部负伤，梁安利被捕，王琼民一人脱险。

这时，受伤的许如梅逃回村中，躲在一间小草

房里，敌人跟踪血迹追来，她不幸落入魔掌。

鬼子将梅种村全村人集中在一片空地上，当时梅种村只有20岁的吴德英也在其中，如今她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，回忆许如梅受刑的那一幕，她说心中十分痛苦。

敌人把许如梅绑在一棵大树上，逼她供出谁是共产党员，她毫不畏惧地说：“不知道，要杀就杀！”

忽然，人群中一阵骚动，尖叫声四起。只见敌人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，从群众面前走过，在许如梅眼前停下：“他是谁？干什么的？还有没有共产党？不说就是这个下场！”说着把人头晃了晃。

许如梅看清楚了，这是周春雷同志的头颅，她一阵眩晕，痛苦地闭上眼睛。

“说，你认识他吗，他妈的，不说就打！”一个鬼子扬起皮鞭，雨点般打在她的脸上和身上，打完又揪住她的头发往树上乱甩，她当场昏了过去。鬼子用凉水泼她的头，醒了又再打。

敌人将她的衣服剥光，怂恿军犬上前乱咬。许如梅把一口带血的口水狠狠地吐到审问她的汉奸脸上。恼羞成怒的敌人看着酷刑奈何不了她，便使出更为毒辣的手段：割乳房。鲜血激喷，许如梅失去了知觉，当她再一次醒来时，给敌人的回答仍然是“不知道。”卑鄙残忍的敌人用令人发指的手段对付这个瘦弱的女子，他们找来一根甘蔗，捅进了她的下体，许如梅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清澈的眼睛。

接着，敌人砍下了许如梅的头颅，连同周春雷的首级系在一起，挂在梁安利的肩上，押着他带“死人头”到雷鸣村示众。“梁安利再也没回到村里，在雷鸣村被敌人杀害。”吴德英说。

其实吴德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她是王昌文烈士的大嫂。在周春雷、许如梅烈士牺牲前一年7月，任雷鸣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的王昌文在执行任务过程中，遭遇日军小股部队，在战斗中身亡。

“王昌文一家4个兄弟，3个参加了抗日队伍，另外一个在村中也支持革命活动。”吴德英说，她的丈夫、王昌文的大哥王锦文也因为参加地方抗日武装，被敌人抓到九所折磨至死。

“王昌文如果在世，已经93岁了，他个子高高壮壮的，可惜还没成家就牺牲了。”梅种村91岁的王瑞亭老人是王昌文的儿时伙伴，他回忆说当时王昌文经常教育他不要听日本人、国民党的话，跟着共产党走，以后会有好日子。

梅种村的老人谈起往事历历在目，但生命已然无情流逝。周春雷、许如梅的无首遗体埋葬在梅种村的大路旁，1975年王昌文烈士的遗体也迁移到这里，三块石碑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记录下他们悲壮的抗日事迹。

(本报定城7月18日电)

革命女性许如梅 碧血丹心照后人

本报记者 丁静



许如梅烈士墓碑上的遗像。 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“妈妈，您听见女儿叫您了吗？妈妈，您睁开眼睛看看我吧！妈妈，我的妈妈啊，您死得太惨了！”许如梅的女儿符如来摸着母亲的墓碑，悲痛欲绝，她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弦。88岁的吴德英老人回忆说，1984年清明节，许如梅的丈夫和女儿曾来扫墓，情景十分感人。

许如梅1919年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律师。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，她从小思维敏捷。父母本来盼望她学有所成，继承父亲的家业，她却依然选择参加抗日

活动，投笔从戎。

父母的苦口婆心，没有软化许如梅的坚定意志，她临走时对双亲说：“江山在我在，江山失我亡。”寥寥数语，道出一位赤心报国的巾帼英雄的抗日心愿。

江山未失，伊人已逝。许如梅的丈夫符哥洛在众人的搀扶下来到爱妻墓前，伫立着，伫立着，默默流下悲痛的眼泪：“如梅，我来看看你，我们又相会了，你知道了吗？”

符哥洛也是一位坚贞的革命志士，他原来是一位红军干部，后来被捕，1938年出狱返回部队，担任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政委。本来许如梅是有条件和丈夫长期在一起的，可是为了工作，这对革命伉俪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式的生活。

为了更好地适应革命工作，许如梅还将出生不久的女儿符如来忍痛送给澄迈县一位老乡哺育，直到牺牲再未见到女儿。

1943年，日军实行“三光”政策，向抗日游击区进行疯狂的“扫荡”。一天夜里，许如梅宿于文昌县东阁乡流坑村一位大嫂家，突袭敌人包围，敌人将她和群众一起押到村边大榕树下实施集体屠杀。

日军先用机枪扫射村民，再用刺刀逐个在尸体上乱刺。事后，身受7处刀伤的许如梅奇迹般地苏醒过来，目睹全村人都被敌人杀害，悲痛与仇恨一并涌上心头。

她从血泊中爬出来，挪动受伤的双腿，走上村边大道，但因流血过多昏倒在大路旁。后被文昌县昌洒乡韩荣华大娘救治。许如梅在养伤期间，仍然不忘向群众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。她说：“要报仇，要雪恨！向鬼子讨还血债！”

面临生死一线，许如梅没有退却；面临亲情爱情，许如梅依然坚定。难道许如梅对家庭没感情，不爱父母、丈夫和孩子吗？她曾深情地说：“谁不爱自己的父母、丈夫？谁不疼自己的孩子？谁不想合家团圆，共享天伦之乐？我也极想到丈夫和孩子身边，作一个贤妻良母，但战争却不允许我们这样，我们要承受得住感情的冲击，不能被丈夫、儿女之情牵着鼻子走！”

一个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清秀女子，国难当头，舍小家为大家，毅然将自己24岁的生命奉献给了革命信仰。历经68年时光在再，往往比知识本身更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度和走向社会的适应能力。艺术教育，作为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，希望能被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真正重视起来。

(本报定城7月18日电)

A4
值班主任/曹健
主编/张惠宁 美编/林婧
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

本省新闻 社会

海南日报

师资紧缺、美术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不足三成——

我省艺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

本报讯 (记者周元 通讯员赵康)海南省艺术教育促进会日前在海口正式成立。记者从该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获悉，我省艺术教育尽管近年来取得可喜成绩，但从总体上看，艺术教育仍然是整个学校教育中的薄弱环节之一，小学和初中学校美术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不足三成。

2010年全国中小学艺术展演活动成绩斐然，共获得艺术表演类项目一等奖6个、二等奖9个、三等奖3个；艺术作品类一等奖5个、二等奖20个、三等奖22个，其中，琼海嘉积中学舞蹈《士兵与枪》获得一等奖的第一名。

然而，由于学校艺术教育投入严重不足，艺术教育器材欠缺、设施不完善，已成为制约学校艺术教育工作正常开展与发展的一大软肋。以义务教育阶段为例，2010年数据显示，我省小学音乐器材和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分别为15%和14%；初中音乐器材和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分别为29%和27%。

与此同时，我省艺术教育师资紧缺，整体素质不高。2010年数据显示，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在编在岗小学、初中艺术教师4753人，按照较低标准配备，我省尚缺乏艺术教师约3000人。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，目前由其他科目老师兼任担任音乐、美术老师的现象在我省部分农村小学仍然存在。在学历方面，我省义务教育阶段艺术教师无研究生学历，本科学历仅占19.8%，专科学历占61%，中师及以下学历占19.1%。

短评

首先为海南省艺术教育促进会的成立叫一声好。虽然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，但海南学校的艺术教育状况却令人揪心。现在的问题，不仅仅是艺术教育促进会调查发现的这些。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保障音乐美术课有足够的课时。一些学校对艺术教育口头上重视，行动上藐视，虽然小学生的课程表上都标有音乐美术课，实际上，这些课程常被语文数学英语课代替，一旦临近考试，艺术课更难以得到保障。

最近，海口的一位小学生告诉笔者，她们一学期实际上只上了六节音乐课，而上一学期，她们的美术老师甚至连《美术》课本上的一节内容也没有讲过，上课时仅是随意地在黑板上画一幅画，让学生模仿他画。这种对美术音乐教育不重视、胡乱应付的现象，在海南的学校里绝非个别。

造假坟索要逾百万元赔偿金

三亚一村民涉嫌诈骗被批捕

本报三亚7月18日电 (记者王红卫 特约记者张运殿)记者今天从三亚警方获悉，三亚一村民李某利用旧城改造项目，制造大量假坟墓向旧城改造项目承办方索取赔偿金高达一百多万元。7月12日，因涉嫌诈骗罪，李某被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依法批捕。

在警方询问过程中，李某一再坚称位于下洋田三路一巷后山上的42座水泥坟墓是自家坟墓，而且是真坟墓，均于1980年代安葬。然而，面对有关部门调查，李某的家人的说法却和李某不一致，其父亲称后山只有两座坟墓，其叔叔则称没有坟墓。一些村民也反映，在2008年之前该地带仅有一些零星的土坟，并没有水泥堆砌的坟墓。



琼海加浪河重荡清波 市民观光休闲乐呵呵

曾经污染严重，水浮莲疯长的琼海万泉河支流加浪河，经过数年的治理，河水水浮莲已不见踪影，河水日渐清澈重荡清波。如今河两岸楼盘林立，鱼儿逐渐回游，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。图为7月17日，琼海一位市民从加浪河里捕获的大鲤鱼。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

6月9日，为进一步证实下洋田后山42座坟墓的真假，三亚警方组织刑侦、技术部门对以上坟墓进行挖掘勘验。最终发现42座坟墓中，其中15座坟墓内提取到零星的疑似人骨的残渣和11个土罐，其余的27座坟墓系空坟。

据介绍，现场坟墓土罐中提取到的疑似人骨的残渣，后送公安部鉴定，也未检出骨骼组织，最终的结果还在进一步检验当中。

目前，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。

高球场偷包盗得14万元物品

一男子被判十年六个月

本报海口7月18日讯 (记者文刚 通讯员陆莎 李嘉华)海口一男子金某窜至秀英区西海岸一家高尔夫球会馆，盗得价值人民币14万多元的财物。日前，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一万元。

经法院审理查明，去年7月17日，金某窜至海口市秀英区西海岸一高尔夫球场寻找盗窃目标。他发现位于高尔夫球场附近的长草区适合隐匿作案，遂藏匿在此伺机盗窃。下午4时许，一位打高尔夫球的男子将存放手提包的球车停放在长草区附近。金某趁该男子打球、球车无人看管之机，将车上黑色手提包盗走。据悉，包内有一块价值14万人民币的劳力士手表以及手机等物品。案发后，金某已将所盗财物全部退还。

「琼台书院」 清代琼州唯一府立书院

享誉中外的琼台书院大约建于清朝康熙四十九年(1709年)，是一所典型的官办书院，虽然不是海南历史最悠久的书院，却是清代琼州唯一的府立书院，是琼州府规制完备、人才甚众、有重大影响的书院，曾被誉为中国十大书院之一，也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海南教育和发展历史的缩影。

琼台书院位于琼山府城镇丁字街。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年)，钦命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抵琼赴任，倡议捐资修建这所琼台书院。

琼台书院初建时，规模较小，院舍坐南向北，院前面设课厅，中间是讲堂，院后还筑有一座奎星亭。课厅和讲厅两翼修建了长廊，每边各有五楹。琼台书院的名字刻在院门外竖立的石坊上。乾隆十七年(1752年)，皇太后万寿恩科，琼台书院有四名生员考中举人。适逢新任道台德明抵琼，闻讯大喜，便亲临书院督察和考课，觉得“奎星亭卑小湫隘，非所以焕文明而腾士气”，遂筹资扩建。这次扩建，拆除奎星亭，修建奎星楼，并在楼房两旁增建廊庑各三间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工程完成时，恰值乡试放榜，琼台书院又有四名生员中试举人。在双喜临门、万众欢腾之际，德明欣然撰写《建琼台书院奎星楼碑》一文，纪事立碑，鼓舞后人，此碑至今仍在奎星楼前。

琼台书院生徒的招收起初为琼州府十三县派送，后改为招考。招生考试十分严格，封闭试卷，公开张榜。招收

的生徒最少时20多人，最多时达80多人，生徒全年学习10个月，先后参加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清朝建立至康熙年间，琼州只出了一名进士。琼台书院创建后，文风逐渐兴盛。雍正年间，琼州进士及第四人，乾隆期间造就进士十一人。自书院创立起，金榜题名者，计探花一名，进士十多人，举人一百多人，教化生徒万余人，成绩显著，功不可没。民国后，书院办过中学、师范，为当时的革命培养了许多骨干分子。办师范后，又为海南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。现在此所设的琼台书院博物馆以翔实的史料、丰富的内容展示了琼台书院三百年发展史及海南教育史。

说起琼台书院，绕不过浪漫的充满正义的《搜书院》故事。清雍正年间，当时任掌教的进士谢宝，不畏强权，机智地放走遭受诬害的婢女和书生，严词拒绝镇台乱搜书院。粤剧、琼剧曾以此作为题材编成剧本演出，还拍成电影在海内外放映，琼台书院从此更加闻名遐迩。

海口故事之五



主办单位：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协办单位：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公司 龙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秀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美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 琼山区旅游局 咨询电话：0898-66810717